

# 浅论辽代白釉绿彩剔牡丹花叶纹凤首瓶

娄海锋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文物保护中心 松山博物馆 内蒙古 赤峰 024005

[摘要] 辽代白釉绿彩剔牡丹花叶纹凤首瓶, 1989年公安局打击文物犯罪时移交给赤峰市郊区文物管理所, 现藏于松山博物馆。出土地点为原郊区大六份乡, 具体地点不详。当时破碎严重, 现已简单修复粘接。

[关键词] 白釉绿彩; 牡丹花叶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9.164

## 一、器物器型描述

该藏品(见图一)通高48.4, 最大腹径18, 口径12.1, 底径11, 重约2300克。通体施白釉, 腹部剔地露红陶胎。口部、腹部碎裂残缺。五瓣形花式杯口。口颈之间贴塑凤首, 勾喙, 眼部呈月牙状突出, 凤尾上翘不及杯口, 凤首部分或施或点绿彩使器身显得更加简约大方、生动传神。竹节状细颈, 第三节处施一圈绿彩。颈下部剔划联弧纹, 联弧纹上部施绿彩。圆腹, 腹部剔划牡丹花叶纹, 剔划技法纯熟, 简练粗犷, 遒劲有力, 一气呵成。花分两朵, 其间以叶相连, 叶上施绿彩。花为白色, 间施绿彩。余下部分剔地露出红色陶胎, 这样使得淡雅的白色、清丽的绿色、浓艳的红色这三种色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交相辉映, 在清新淡雅中又凸显富贵华丽, 可谓匠心独具, 别具一格, 有辽三彩的神韵。腹下近足部饰五圈凹弦纹。圈足, 足内有轮制痕。



图一 辽代白釉绿彩剔牡丹花叶纹凤首瓶

## 二、陶瓷类别的归属

从此件器物器型上看, 无疑当归属于辽瓷中的凤首瓶。

从辽瓷釉色划分, 彭善国先生把辽代白釉绿彩器的划分为A、B两组<sup>1</sup>, A组为盆, 代表性的器物有(1)阿鲁科尔沁旗耶律元宁墓<sup>2</sup>出土的盆, 由盆内底从里向外依次刻划三鱼、同心圆、三角纹及变形三角纹。巴林右旗查干坝M11<sup>3</sup>出土的盆与之相似。(2)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北山墓盆<sup>4</sup>, 内底刻划变形三角纹, 内壁刻划三只小鸟。(3)阿鲁科尔沁旗双胜镇范家屯墓盆<sup>5</sup>, 内刻划连弧纹、三叶。(4)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万金山M1盆<sup>6</sup>, 内底刻划六瓣花、三叶。(5)阿鲁科尔沁旗朝克图东山M4盆, 残, 内底刻划同心圆及扇形花纹, 内壁刻划鱼纹。(6)巴林左旗白音敖包乡优胜村出土盆<sup>7</sup>, 内刻划折枝牡丹。(7)法库叶茂台M2出土盆<sup>8</sup>, 内底、内壁火焰状花纹、四叶。(8)法库叶茂台M23出土盆<sup>9</sup>内底刻划线球纹。(9)彰武大沙力士M1出土盆<sup>10</sup>, 内底刻划变形三角纹。以上是彭善国先生所列举的白釉绿彩器A组。

B组为鸡冠壶, 最常见的提梁式鸡冠壶, 在仿皮条饰的条带和皮钉上加饰绿彩。彭先生著作中的关于白釉绿彩器的描述中未见有凤首瓶这类器型。由于这种器物存世量较少, 研究资料有限, 很少见诸报端, 所以当时可能并未引起彭先生的注意。随着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进展和日后不断的考古发掘, 这类器物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如果出现量多, 建议把它增加为白釉绿彩器中的C组器物, 为辽代陶瓷增添更广的研究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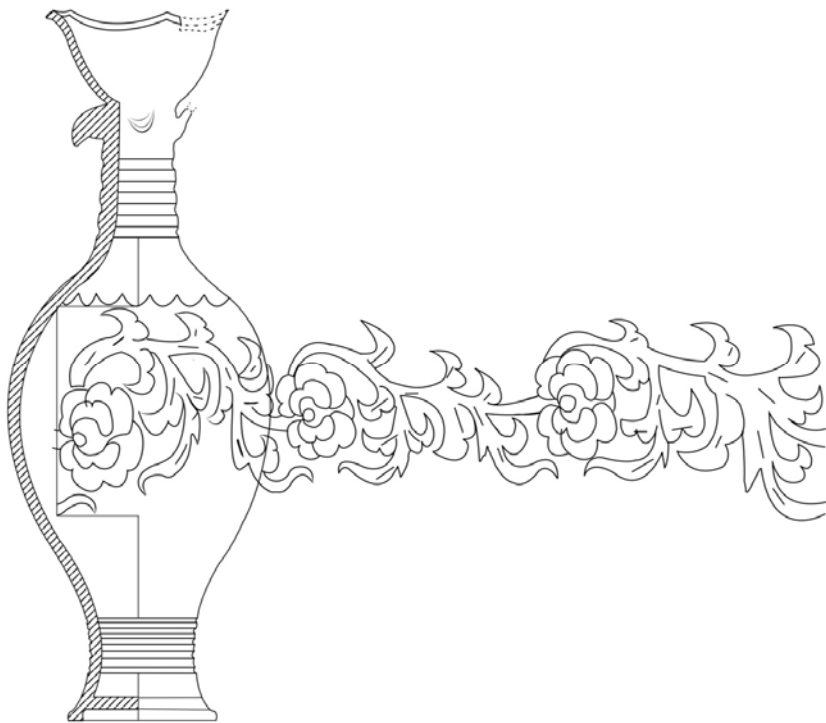
## 三、年代的推断

### (一) 从器物器型分析

彭善国先生把辽代凤首瓶分为3式<sup>11</sup>, I式凤首勾喙含珠, 爪抱长颈, 尾部上翘与杯式花口相连, 形象写实, 多见于11世纪初前后, 代表性器物有北票水泉M1<sup>12</sup>出土的绿釉肩饰垂莲凤首瓶, 朝阳前窗户墓<sup>13</sup>出土的绿釉肩饰垂莲腹仰莲凤首瓶。II式凤首面目模糊, 尾部平出, 见于11世纪中叶前后, 代表性器物有义县清河门M2<sup>14</sup>出土的绿釉凤首瓶, 阿鲁科尔沁旗朝克图东山M4出土的仅存杯口与颈的绿釉凤首瓶, 突泉郭家屯墓<sup>15</sup>出土的绿釉腹刻牡丹纹凤首瓶。III式凤首蜕化变小, 尾部下垂, 流行于11世纪后期至12世纪初, 代表性器物有锦西萧孝忠墓<sup>16</sup>出土的绿釉凤首瓶和敖汉范杖子M101<sup>17</sup>出土的黄釉凤首瓶等。经过比对, 该藏品应属于II式凤首瓶。

### (二) 从器物釉色和纹饰分析

该藏品属于白釉绿彩器, 腹部纹饰为折枝牡丹纹(见图二), 这与彭善国先生在白釉绿彩器A组(6)巴林左旗白音敖包乡优胜村出土盆的纹饰和刻划技法相似, 而彭先生在其文中提到“耶律元宁墓开泰四年(1015年)葬, 其他各墓的时代, 根据共处的遗物均在11世纪中期前后”, 所以综合(一)(二)所述, 把这件白釉绿彩剔牡丹花叶纹凤首瓶的年代推断为11世纪中期前后。



图二 辽代白釉绿彩剔牡丹花叶纹凤首瓶线图

#### 四、烧制工艺流程和装饰技法及产地

从拉坯成形-塑形-施白色化妆土-划花、剔地留花-点施绿彩-上釉-最后装窑低温烧制，应为这样的工艺流程。

谈到装饰技法，主要谈一下该藏品和它同一时代宋代磁州窑和耀州窑在剔划工艺上有何不同。同样都是花卉瓶，首先在布局方面，磁州窑和耀州窑分为三段式或二段式的居多，而凤首瓶的段式较为单一。其次在剔刻和刻划的工具方面，凤首瓶用的是刻刀和签子，而磁州窑和耀州窑会增加梳篦等一些工具。还有在剔刻和刻划的技法方面，磁州窑和耀州窑的技法更加娴熟，线条更加流畅，深浅粗细相间，表现的更加细腻，纹饰也更加丰富和繁多，所剔的地比较平整光滑。相对比凤首瓶的剔划工艺就显得单一古拙和粗犷豪放，剔地痕较多，带有明显的本土气息，所以进一步推测其产地应在辽境。

辽境内的窑址<sup>18</sup>包括赤峰市松山区缸瓦窑、北京龙泉窑、山西省浑源界庄窑、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尔台乡诸窑址、辽阳的江官屯窑址、北京密云小水峪窑、北京房山磁家务窑等。在诸多的窑址中，缸瓦窑出土过黄釉和绿釉的凤首瓶残器。另外，在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出土了大量的白釉绿彩盆，并且在阿旗代白乌苏村南窑址也曾出土过白釉绿彩瓷片，所以在阿旗该窑址烧制白釉绿彩凤首瓶亦有可能。综上，推测这件白釉绿彩剔牡丹花叶纹凤首瓶可能产于上述两地，而产于缸瓦窑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 参考文献

[1] 彭善国：《辽金元陶瓷考古研究》  
[2] 盖之庸：《探寻逝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董文义：《巴林右旗查干坝十一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总第3期，1984年

[4] 冯永谦：《新发现的几件辽代陶瓷》，《文物》1981年第8期  
[5] 阿鲁科尔沁旗文管所等：《阿鲁科尔沁旗先锋乡和双胜镇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1、2期合刊  
[6] 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管所：《赤峰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  
[7]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内蒙古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  
[8] 冯永谦：《法库叶茂台辽墓》，《东北考古研究（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9] 沈阳市考古研究所编：《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辽海出版社，2008年  
[1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彰武的三座辽墓》，《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  
[11] 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  
[12] 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12）  
[13] 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12）  
[14] 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4（总8）  
[15] 《内蒙古文化局派人调查突泉县辽金文化遗迹》（李逸友），《文物参考资料》1955（1）  
[16] 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2）  
[1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敖汉旗范杖子辽墓》，《内蒙古考古》总第3期